

科幻、資本主義、病

徐世琪

Text by Samwai Lam Photo by Mario Chui

11 月中，我們和徐世琪 (ANGELA) 相約在葵興工業區的 STUDIO 做訪問。

「先約這個日子和時間吧，若然有緊急情況再作聯絡。」

這段日子，我們很難為未來定下明確計劃，交通的變數是其次，主要是隨時隨地都有更緊迫的事要做，有更重要的價值要去守護。此情此境，還在打如意算盤的人，以為可以置身事外的人，實在過分地天真。ANGELA 說：「目前香港發生的事已經很科幻，我們以前談香港和 CYBERPUNK 的關係，只會把香港當成 BACKDROP 般看待，再單單用這個角度看香港和 CYBERPUNK 的關係已經過時。你看現時連登和 TELEGRAM 在今次反條例運動中的作用，幾萬人一個腦，無領袖抵抗都是很科幻的。」CYBERPUNK 最簡單的解釋是「HIGH TECH, LOW LIFE」，屬於這類小說、電影的主角還會運用先進科技對抗邪惡集團，豈不是香港正正面臨的情況嗎？

現時這個令 ANGELA 非常肉緊的香港，曾經是她渴望離開的地方。80 年代，ANGELA 的家人已萌生移民的念頭，其後把心一橫把 ANGELA 送去外國讀書。「當時，我覺得香港的生活壓迫很大，一心打算在加拿大多倫多留下來，沒想過回香港。大學時讀科學，理論較多，出到社會卻難以找工作，譬如很多和我同系畢業的朋友亦轉行。我細細個都喜歡畫東西，畫素描之類。明知自己想讀藝術，但家人不太喜歡，他們供完我讀 SCIENCE 後，我便一邊做兼職，一邊賺學費、讀藝術。當時我對生活有很浪漫的想像。以為畢業後，可以白天做餐館，夜晚和假日創作。年輕時有精力，雖然體力上是辛苦的，但收入足以交租。」那時候，ANGELA 的主要創作媒介竟然是油畫！為何出奇呢？儘管 ANGELA 的作品裡用上水墨描圖，卻從未見油畫的蹤影，「憧憬浪漫化過後，我發現繪畫未必能夠表達到我的意思，平時留意裝置、錄像，也喜歡看戲，所以嘗試運用不同媒介。」在海外闖蕩多年，ANGELA 因私事回港一趟，本以為留幾年，怎料直到現在，仍然在港生活。

科學 幻想 再科學

除了自幼對科學、人體感興趣外，ANGELA 亦很喜歡看 SCI-FI 的小說和電影。科幻、人體的元素時常在她的創

作出現，像較早期的作品《CHIMERIC ANTIBODIES》，恍如科學圖鑑的解剖圖，細膩精緻的水墨筆觸勾勒出人體、機器和其他有機體的混合物，機械同時可以是器官。「創作時，我的腦海會有一個 NARRATIVE，想像出一個世界觀，其實那和 SCIENCE，SCI-FI 的脈絡頗相近。」科幻小說縱使沒有公認的定義，但普遍來說都是有一個接近天馬行空的假設，科學加幻想構思而來的世界。ANGELA 以 2013 年出版首本藝術家小說《BERTY》為例，「在 BERTY 的世界裡，人和機器的關係是千變萬化，互相扣連的，然後我再構思用什麼媒介表達。展覽的作品事實上是由《BERTY》發展出來，由小說的情節帶動。但我的文筆不好，所以找來李挽靈及唐納天合作。」

這樣說來，大概會進一步了解 ANGELA 的創作方法，2017 年在刺點畫廊的個展「ROSY LEAVERS 的前世今生」也是按照此類思維方式展開。同名錄像作品《ROSY LEAVERS 的前世今生》是全個展覽的基石，其他作品都是由錄像展開。錄像裡的主角 ROSY 可謂 ANGELA 的化身，她幼年迷戀螺旋、經歷幻覺和精神分裂，以及加入了社會主義患者組織 (SOCIALIST PATIENTS' COLLECTIVE，簡稱 SPK)，最後她把經歷上載到網絡，並成為了動畫角色繼續來世。（我不期然想起另一套



動畫《THE CONGRESS》)，錄像作品裡的關鍵元素發展至其他作品，譬如《A REMINDER TO MYSELF》的靈感明顯地來自 SPK 的呼籲「化疾病為武器」，並受獨立樂隊 SPK 的美學啟發。「為何我對精神病感興趣呢？我發現香港有很多自言自語的人，中氣十足，但仔細地聽，發現他們的話是不合邏輯的，有些人會扮講電話，事實上也是講不合邏輯的話。一個人分不出所看所聽的真偽，是十分恐怖的事。我們對人腦的認知實在太少。」除了啟發自社會觀察外，原來 ANGELA 對思覺失調有更切身的體會，「我媽媽一直有吃精神科藥物，所以我對此並不陌生。我時時提醒自己，要好好控制情緒，一定不要踏上我媽的路。我看關於思覺失調的文章，思覺失調的患者有種特徵叫 WORD SALAD (即是說話句子缺乏連結性)；浪漫地去看，他們的 UTTERANCE 是蠻詩意，藝術家也能從中學習。」ANGELA 埋頭研究精神病的資料，從中發現 SPK。70 年代，德國醫生 WOLFGANG HUBER 認為社會機器令到人現代人發病，資本主義下，每天要上班，作息時間少。HUBER 提出，醫療體制把「病人」治好了，再次拋進社會，只會淪為一樣的結局。在他的眼中，若然病人選擇生病，何嘗不是一種抵抗資本主義的武器呢？HUBER 組織了一班病人進行集體活動，當中不外乎唱歌、畫畫，間中在言談間滲透政治，活動一度被打壓直至解散。HUBER 被拘捕，SPK 成員各散東西，更流傳某些成員加入了德國左翼恐怖主義組織 RAF，「70、80 年代，有一班精神科醫生反對精神醫學 (ANTI-PSYCHIATRY)，認為精神醫學對病患的危害比幫助更大，譬如 R.D LAING 就是其中一位反對精神醫學的醫生，做了不少試驗。精神病這回事其實是社會建構出來，非常 ARBITRARY (獨斷的)。」

另一件錄像作品《宇宙急 CALL》探討身體和生物的變形，ANGELA 更是親身上陣，擔任演員。「我向相關研究員請教，中醫能否醫治瘟疫呢？然後再看西方瘟疫歷史，原來西方瘟疫爆發和彗星有關。」《宇宙急 CALL》描述一開始香港的鼠疫、沙土的出現，都是和彗星有關。她提及瘟疫裡 OUTBREAK NARRATIVE 的方程式，瘟疫在第三世界爆發，再由先進國家的國際醫學組織出來救援。「這樣會不停增加醫學權威，著重醫學數據，其實這樣會衍生很多問題，出現更多科技監控，造成一個 FEEDBACK LOOP。再者，瘟疫不一定由第三世界傳出，所以瘟疫的源起是更為複雜。」《宇宙急 CALL》選擇用神秘學角度講瘟疫，質疑西方醫學的權威。

藝術家在社會運動裡零的作用

創作《A REMINDER TO MYSELF》時正值雨傘運動之後。這場運動歷時 81 天，儘管在過程中遍地開花，顯示出對愛與和平的堅持，最後卻以失敗告終，示威者當時的訴求全部被拒絕。那時候，「反抗有什麼用，我們輸了

嗎？」的疑問纏繞在 ANGELA 的腦海裡。「剛才提到的 SPK 樂隊其實比 HUBER 組織的 SPK 更加激進，SPK 樂隊裡其中一個成員是醫護人員，他質疑革命的意義，譬如當時的性解放到現在的色情行業，很多一開始的革命概念到最後都會被資本主義騎劫。後來，他說假如我們認為眼前什麼革命也行不通，就正正跌入當權者的圈套。革命存於我們的腦海裡，過程中不知不覺把情況 RESOLVE。」除了《A REMINDER TO MYSELF》外，雨傘運動期間，ANGELA 亦籌備《暗流體》，邀請藝術文化工作者以及活躍於社會運動的人士創作，以科幻作為批判現實的工具，想像香港的未來。「雨傘時，兩邊都壓迫得太辛苦，好像沒什麼出路，希望透過《暗流體》鬆開一些框架，尋找新出路。我記得《暗流體》其中一位作者謝柏齊說過，大家對傘運之後的香港未來想像很有限，一就是走上陳雲提倡的路，二就是完全歸於內地，只有兩條路選擇。反之，你看戰後的台灣，在日本撤出後積極思考自己的定點，譬如台灣和內地的關係、自己國際化的地位等等，比較多元化。」

我們把語境搬到現時，「相對於傘運，我覺得是次運動的確是比較多元。6 月時，我聽李立峯關於『無大台：理解抗爭新世代』的講座，他指五年前其實已經出現無大台的趨勢，這個意念和 90 年代的 OPEN SOURCE (開源軟件) 息息相關。開源軟件免費放在網上，供人使用、修改，這個方法容讓大家分組討論，能夠很快對應時局變化。」某程度上，因為要疏理傘後的情緒，尋找另一條出路，ANGELA 推出《暗流體》。這幾月，她倒是迫著自己做創作。ANGELA 的最新作品於 FRIEZE 倫敦藝術博覽會 2019 展出，「大約在 5 月收到邀請，知道要展覽。4 月開始有反送中遊行，我覺得沒可能做完全不關事的作品，但太關事的又不行，因為後者很容易騎劫、消費運動。我不想做一件 SENSATIONAL 的作品，開宗明義把口罩、催淚彈放出來。作為藝術家，理應要把這件事消化，才能做到對應時代的作品。如果你把運動中的東西，擺出來在 ART FAIR 賣，實在說不過去。」最後，ANGELA 選擇從個人感受出發，以身體為主題，用頭髮刺繡作為媒介。「作品是一回事，那次也有國際媒體報導，我便直接說出香港正在發生的事。」

如此一來，藝術家在社會運動的角色是什麼？「我覺得藝術家在社會運動的作用是零。」ANGELA 指的藝術家是純粹視覺藝術家，設計師、插畫師則是另一回事。「你在皇后碼頭與天星碼頭留守唱歌、苦行也是 PERFORMATIVE 的行為，藝術家能夠創造 SPECTACLE，吸引更多關注、參與。單單舉 2014 年為例，社交平台已經能夠吸引注意，民眾能夠自發行動。你看，打開雨傘已經是 PERFORMATIVE 的舉動。今時今日，連登一出帖，民眾就有行動。藝術家倒不如像一般市民般參加，不需要介懷藝術家這個身份。」

